

UNESCO 教育科学丛书

当代教育史

[法]安多旺·莱昂 著
樊慧英 张斌贤 译
肖云瑞 审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TODAY

○ Unesco 1985

○ Unesco 1989 (Chinese edition)

ISBN 92-3-502271-1

当代教育史

安多旺·莱昂著 樊慧英 张斌贤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北京百万庄大街 8 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0 千字

1989 年 5 月第一版 198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1—2,600 册 定价：1.65 元

ISBN7—80014—342—2/G · 099

序 言

国际教育局在其编著的“教育科学丛书”中专门为教育史呈献一本专题著作，意在吸引教师、研究专家和教育政策制定者关注各门教育科学发展过程中教育史领域的进展状况。教育史这门学科从事件历史学发展到比较历史学，它涉及到教育的学说、制度、实践和技术等，它能使我们对各门教育科学取得的进步进行评价，能使我们了解在各门教育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逐渐形成。与此同时，教育史学科使得种种问题普遍化这一倾向更为显著，这至少可以导致对于有关的共同问题进行探讨，尽管对此可能没有一致的解决办法。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共同的问题得到了证实；并且需要以一种崭新的态度来理解和认识遍及世界、遍及各个时期的种种教育制度的相互依赖性，即它的纵横关系。在本世纪走向终点时，难道还有别的学科能比教育史更好地培养人们的智能，从而掌握各种形势的相关观念，从而了解各时代和各时代人民间的互相依赖性，同时又能为其文化特性确立合理的基础吗？还有什么学科可以比教育史更能通过确立自远古以来从研究一般事实过渡到研究个别事实的重要性，从而为赋予教育以哲理性思考和未来学方法而奠定更好的基础吗？可能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新领域逐渐被替代，不论这些领域在时空方面是

否是新兴领域，面对现代通讯手段或文化、语言新领域的发展都退却了。而现代通讯手段或文化语言新领域也作为教育进步的结果而迅速消失。尽管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及其在教育科学中的位置显而易见，但是目前这部专著在必然涉及的范围之内描述该学科的各个方面有一定困难，这种困难颇具挑战性；同时，就莱昂教授而言，不仅克服了这些困难，而且奉献给了我们这样一本优秀的、值得一读的厚物，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促使人们有效地思考一门学科所引起的诸种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会被人误解：人们认为学科是具有绝对传统性的，是倾向于历史的。

我们再次感谢安多旺·莱昂教授对这一系列专著的积极贡献。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提醒我们的广大读者，这部著作所表达的思想和见解是作者本人的，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见。此外，该书中一些名称的使用和材料的描述，并不一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见解，无论其内容涉及的是哪个国家、地区、城市或区域以及有关当局合法地位，还是涉及其国境或边界分界的任何思想。

引言

国际教育史协会的成立,是过去二十年教育史研究热不断高涨的一个结果。根据该学会1979年度细则的规定,其主要的一个目标是促进教育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鼓励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并使教育史学方面的人才培养规划获得恰当的位置。

对教育史这门综合学科的研究和运用并不是专家们的独有活动领域:一些“局外人”正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致力于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对教育史这门学科的个体功能或社会功能,不同的人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教育史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更确切地说,学者们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及作用怎样评价,这要取决于他们对这门学科的印象,即取决于他们对这门学科研究的目的、范围及教育史所揭示的主题和方法论的看法如何。简言之,取决于他们对教育史的过去和现在之关系持什么样的观点。

因此,在着手确定教育史的功能之前,似乎很有必要对这门历史的特征进行反思。

今天,人们研究教育史的一个目的是,从近期著作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并收集与当代教育史现状相关的信息、意见及争议的要素。

在这方面,论题所含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许多情况下的新

DAK96/07

颖性，集中在一起，能够从整体上易于与教学方面包含的所有观点的期望相适应。另外，在集中分析教育与社会变革的联系的领域里，历史学家清楚地揭示了这一问题。同时也诱发了许多关于教育体制如何运行及对正在发生的多种危机作何种反应等方面的新问题。

换言之，教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就学校作为公共机关的未来状况，就他们自身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许多问题。对教育史的诸种研究将始终如一地更适于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

这些开场白表明了这部著作的题材的安排。

第一部分是对“今日教育史”的估价，描绘其范围和方向。这个部分将通过概要回顾教育史的发展进行介绍，并通过对教育在人文科学中的位置的某些反思进行总结。

第二部分论述教育变革的诸种因素和结构。这个基本问题又以分析讨论更具体的题目来进行，例如扫盲史和民间文化史以及技术教育的发展。

第三部分是对教育史功能的更为直截了当的研究，这将引向论述与师资培训和对学生进行历史教学有关的几门学科的概要。

最后一部分是对教育史意义的思考。

在结束引言之时，我们很想确定该研究的范围。这可以归为两类：一个范围与选择论题、列举范例以及被分析的或批评的思想有关；另一个范围与基本文件的数量和地理范围有关。

我们不可能同时对所有学科进行全面概括，各国专家在他们的教育史研究中都在着手研究这些学科。

坦率地说，本书所提到的大量事例，尤其是第二部分内容（第五章、第六章）引自法国教育史，而在讨论其他国家的状况

时，我们尽可能地查阅了可以得到的文献。不管情况怎样，无论是涉及法国的问题，还是涉及其他工业化国家或第三世界的问题，所举的都是为了阐明各种思想、各种趋势、各种结构或极为普遍的诸种因素。更确切地说，研究内容的相似或趋同使我们感到，本书包容的资料和见解的相关性将超出所涉及的个人著作和国家。

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所有尽力满足我们向他们提出信息需求的人们。我们也向许许多多的同仁表示谢意，他们在国际教育局组织的一些会议上所做的种种评论以及建议，使我们受益不浅。

目 录

| | |
|--------------------------|--------|
| 序言 | (1) |
| 引言 | (3) |
| 第一编 当代教育史 (1) | |
| 第一章 教育史的发展 | (1) |
| 20世纪 60 年代:转折点 | (1) |
| 编史工作的种种灾难 | (3) |
| “新史学”及作为一种制度对学校的批评 | (6) |
| 并非所有的危害都来自学校 | (10) |
| 第二章 教育史的范围 | (14) |
| 一个未完成而且难以完成的记录表 | (14) |
| 主题和研究途径的多样性 | (16) |
| 学校制度的确立、运转及目标 | (20) |
| 教育和教学中的教具和仪器 | (23) |
|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师资培训和妇女教育 | (26) |
| 教育制度的比较史 | (29) |
| 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 | (32) |
| 第三章 教育史的研究方向 | (36) |
| 关于教育的历史 | (37) |
| 教育史学家 | (48) |
| 第四章 人文科学中的教育史 | (52) |
| 各门学科交汇的种种困难 | (52) |

| | | |
|--------------------------|-------|--------------|
| 相互强化 | | (57) |
| 长期存在的差异 | | (61) |
| 第二编 教育变革:观念、因素和结构 | | (64) |
| 第五章 教育观念的变革 | | (64) |
| 变革的两种范例:均衡和冲突 | | (67) |
| 因果关系的多因素观念 | | (75) |
| 第六章 识字与大众对教育的要求 | | (80) |
| 联合发展 | | (80) |
| 教育需求的历史学和地理学 | | (84) |
| 工人教育与普及教育 | | (89) |
| 第七章 技术教育与文化 | | (95) |
| 技术教育的成分和水平 | | (97) |
| 第一种趋势:向下的趋势 | | (100) |
| 第二种趋势:向上运动 | | (104) |
| 我们时代的技术文化 | | (107) |
| 第三编 教育史的功能 | | (113) |
| 第八章 历史的兴趣和价值 | | (113) |
| 历史研究的动机 | | (115) |
| 历史学家的责任 | | (118) |
| 一组教师眼中的教育史价值 | | (120) |
| 第九章 对历史知识的各种态度 | | (123) |
| 个人发展的手段 | | (123) |
| 分析当前形势的工具 | | (126) |
| 行动的指南 | | (128) |
| 历史的写作和教学 | | (131) |
| 结 论 对教育史意义的思考 | | (139) |
| 附 录 国际教育史协会 | | (148) |

第一编 当代教育史

第一章 教育史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转折点

许多国家的专家都一致认为，在教育史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一个关键时期。

按照布里克曼(W. W. Brickman)的说法，在美国，这个时期是以认识下述两种现象作为开端的：其一，教育史论文数量的减少；其二，对师资培训计划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修正主义者或激进派运动的出现^①。这一运动的支持者认为，在教育史的发展过程中，19世纪公立教

① Brickman, W. W.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l history. *Paedagogica historica* (Ghent, Belgium), vol. XVIII, no. 1, 1978, p. 42-83

育的扩展远不能促进美国民主的确立。它的扩展，首先是作为控制和支配的手段，为中上层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为了阐明在其发展的最后二十年中，有关教育史的观念改变之快，威尔逊（J. D. Wilson）对于 1957 年、1970 年和 1975 年出版的三部著作进行了比较。首先是菲利普斯（C. E. Phillips）撰写的《加拿大教育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anada）一书，这部以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撰写的作品，赞同公立教育制度的发展，并且把“真正的”改革者的正义之举，即那些自由主义传统派的正义之举和“可恶”的保守主义者的倒行逆施作了对比。此外，作者倾向于缓和有关教育问题的争执，这并不包括消除政府和各教会之间存在的紧张状态。另一部著作是十三年后威尔逊编撰的《加拿大教育史》（Canadian education : the history）一书，它所引用的最新研究具有权威性，其中包括有关教育史和社会史的联系，以及类似美国修正主义者提出的种种理论。还有一部著作名为《教育和社会变革：安大略昔日的主题》（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 themes from Ontario's past），该书公开宣传修正主义的观点^①。它的作者是卡茨（M. B. Katz）和马丁利（P. H. Matlingly）。

依照夏蒂埃（R. Chartier）的见解，在法国，教育“新历史学”（the ‘new history’ of education）的出现表明，学术性、思想性或专题性的史学正在向寻求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努力的

① Wilson, J. D.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n Canadian educational history :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ought* (Calgary, Alta.,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lgary), vol. 11, no. 1, 1977, p. 49-63.

新途径方面过渡^①。举例来说，社会学家已开始剖析学术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对种种新的概念和新的论题，诸如文化遗产或机会均等等概念，诸如学生出身对学习年限、对获得学位证书的成功率、或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等问题，开始赋予实质性的内容。我们怎样解释教育史中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这种颇为迅速的变化呢？

编史工作的种种灾难

历史的编纂有其自身的历史。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在此不能论及一些先驱者诸如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或者接近于我们这个时期的伊伯·卡尔顿(Ibn Khaldun)等的贡献，或各种哲学要旨对于编史工作做出系统阐述的贡献。因而我们只论及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发生了哪些变化。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贡献将在第八章讨论，这里我们说说伊伯·卡尔顿(1332—1406)的主要贡献。伊伯·卡尔顿对科学史(即对所有原始资料进行检验，并对多种因素解释的一门学科)发展的重大贡献，无论如何不会使他对于教育问题的见解失去价值。这些教育问题包括：地区性悬殊，智力

(1) Chartier, R. Education. In: Le Goff, J., ed. *La nouvelle histoire de l'Europe*. Paris, Retz, 1978, p. 156-158.

差异的缘由，及教学功能专业化等^①。

一个世纪后的两位史学家莫诺(G. Monod)^②和波米安(K. Pomian)^③认为，这些变化应当归于代表这个时期的特征的历史巨变，他们认为这种历史的演进有可能使人们对于往昔的历史产生出新的兴趣和新的看法。就此，莫诺写道，“如果历史观念要发展，那么往昔就得显示出和现实截然不同。因此，它能够得到客观的研究，而且这是因为历史已经走过了一段距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中世纪与现实之间的不同显而易见，因此人们对于历史的研究迸发出崭新的浓厚兴趣”^④。例如波米安，通过分析编史工作所用方法的变化，强调直接知识转化为间接知识的重要性。在直接知识中，史学家只是一个记录员，接受见证人或传统博物馆的证明；而在间接知识中，史学家的观点更加独立于被考察时期人们所持的看法。换言之，可理解性并非意味着立刻可见。波米安指出：“理性已经能够了解无形的和部分不可知的事物，信任是唯一的途径。采取信任的行动就是承认某些人的权威，承认这些人已经看到了某些我自己没能看到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要信任

① Ibn Khaldun. *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ransl. by Franz Rosenthal. 2n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1700 p.

② Monod, J. Du progrès des études historiques en France depuis le XV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Paris), no. 1, 1876 (Article reproduced in issue no. 518, 1976, of the same journal, p. 297-324).

③ Pomian, K. L'histoire de la science et l'histoire de l'histoire. *Annales* (Paris), ns. 5, 1975, p. 935-952.

④ Monod, J. *Op. cit.*

他，并要确实听取他的见解”^①。

从直接知识到间接知识的这种转变，是与时代所表现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从前关于时代循环概念(Cyclical conception of time)不能激发任何新方法的运用，因为它导致历史学家用过时的模式去进行探索，这类似现在的一些人所采用的模式。相比之下，新的关于时代直线累积概念(rectilinear and cumulative conception of time)使史学家面临全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迫使他们寻找恰当的方法和技巧去构思理论。关于时代循环概念似乎是思想惰性的根源。而直线累积概念则更为历史学家所需要，它包含着进步的思想意识。19世纪，这种观念波及到了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

不言而喻，编史工作方法由直接知识向间接知识转化，并非绝对到在研究特定文化时，史学家一定得利用充当传统或共同回忆保管人的口头陈述不可；但是这种必需决不是排除历史学家对如此方式的陈述保留批判态度，或者说不排除他们对历史有一个明确的重新构思的尝试。

在最近十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生活环境所有方面的急速变化需要人们对于历史采取新的看法。从人口统计、文化（产生于对文明多样性的普遍认可）和政治（作为非殖民化的结果）几方面看，欧洲的衰落使人们对于以西方国家历史为中心的传统编史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产生怀疑^②。此外，由于经济因素或群众行动，及关于人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编史工作拓宽了自身的领域，并且促使新的研究手段得以涌现。其中，可以提到的是，财政公文、学校注册和指南的利

① Pomian, K. *Op. cit.*

② Furet, F. *L'atelier de l'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1982. 320p.

用以及统计技术的采纳^①。

就教育史的演进而言，美国专家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突变，与其说是由于增进了对历史的好奇心，不如说是由于发展了对现实问题的兴趣。换言之，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国际竞争潮流中——此时，国际竞争的一般形态（即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为契机，由于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而更加剧烈了——在研讨当时教学的基础上，需要制定国民教育的政策，因而促进了有关历史方法并不完善的理论获得发展^②。这种描述主义的倾向，换言之这种根据历史来推测当前问题的理论，可以归结于结合或协作——由此兴起了修正主义运动——即教育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协作^③。

那么，这种教育史最新变革的主要贡献有哪些呢？

“新史学”及作为一种制度对学校的批评

在选择新的课题和研究方向的过程中，教育编史工作呈现出的趋势，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就明显地崭露头

-
- ① Carbonell, C. - O. *L'historiograph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1. 128p.
 - ② Webster, C.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Oxford, United Kingdom), vol. 2, no. 3, 1976, p. 201-213.
 - ③ Graff, H. J. "The new math": quantification,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Urban education* (Beverly Hills, CA), vol. 11, no. 4, January 1977, p. 403-440.

角了。在这方面，人们或许会回想起，研究中世纪经济、社会和人口统计的历史专家贝尔吉安·亨利·皮雷纳(Belgian Henri Pirenne)的著作；以及荷兰思想史学家休伊进加(Huizinga)的著作；创造出通俗自传体描述法的波兰史学家兹纳尼斯基(Znaniecki)的著作。然而，人们总是想起，由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929年创刊的《年鉴》杂志(Ecole des Annales)，它被看作是编史工作得以复兴的主要根源^①。

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声称从《年鉴》杂志运动中获得鼓舞的，或更为笼统地说从“新历史学”中获得鼓舞的法兰西史学家，开始注意到某些十年前呈现出的研究趋势，并使之系统化。不容置疑，这些趋势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史学者的工作^②。这些趋势可以概括如下：

- 史学家的兴趣领域得到了拓宽。由费弗尔倡导的“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探讨了不同的学科内容，诸如经济、社会和心理史；并且探讨了自身最久远的历史及其自身的现实。
- 呈现出记叙体历史(narrative history)被“主题历史”(theme history)所替代的趋势。采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在收集或分析内容之前，首先研究主题。“问题的关键是使原始资料得以复活，实际上这是没有止境的”^③。

^① Carbonell, C.-O. *Op. cit.*

^② Léon A.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faits éducatif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0. 248p.

^③ Carbonell, C.-O. *Op. cit.*

- 纯纪实方法的突破和发展。对于写作来说，肖像学或考古学的证据得助于口头的描述，其中包括新近证实的已经消失的习俗；或就近代史来说，包括那些看得见、听得着的记录。此外，近来历史学家对于“虚构的文献”(imaginary documents)发生了兴趣。据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及在“沉默的历史”(the Silence of history)中人们的思想具有实在性。在这方面，认为没有任何历史的人们恰恰是那些我们不了解其历史的人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①
- 产生了特定的愿望，旨在摆脱对于事件发展采用表面的只从一个角度进行分析的方法；并且更加强调冲突，更加强调事件预发和持续的状态，因为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这些状态促成或形成了历史的结构。
- 与此同时考察各种短期和长期的现象。这就有可能对归因于教育^②的各种作用(生产性和各别生产性的作用)进行编目；并承认某种智慧的存在(见本书的结论)。
- 出现了对于证人个性或就其内容而言提出论据的条件给以同样重视的趋势。
- 认识到史学家的工作和编史工作成果是相互关联的。

在这方面，保罗·维埃纳(Paul Veyne)写道：“的确，历史绝不会超过对于我们所提问题的答复，因为我们不可能提出

① Veyne, P. *Comment on écrit l'histoire*. Paris, Seuil, 1971. 352p.

② Petitat, A. *Production de l'école. 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 Geneva, Librairie Droz, 1982. 540p.